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謙校

合校水經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合校水經注/(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謙校. —北京:中華書局,2009.2

ISBN 978-7-101-06448-3

I. 合… II. ①酈…②王… III. 古水道-歷史地理-中國 IV. K928.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204321 號

責任編輯:王 勛

合校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 著

[清]王先謙 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1/16·41印張·600千字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定價:136.00元

ISBN 978-7-101-06448-3

出版說明

北魏酈道元撰著的《水經注》，是一部具有廣泛史料價值的基本典籍，但早在宋代，已經闕佚五卷，而且從傳世宋刻殘本中可以看出，當時即出現有嚴重的錯簡、文字奪落以及《水經》經文與酈道元所撰注文相混淆的問題。明朝自《永樂大典》寫本以下直到萬曆末年以前的各種刻本和鈔本，舛訛愈甚，一般閱讀存在很大障礙。萬曆四十三年，朱謀瑋著《水經注箋》刊行於世，開始比較深入地系統勘正酈書的文字訛誤，《水經注》的面目出現較大改觀，但仍然存留很多問題。清代隨着考據學的興盛，先後有許多學者校勘此書，其中尤以全祖望、趙一清和戴震三人成就最爲卓著。全祖望的主要見解，被趙一清吸收，刊入所著《水經注釋》和《水經注箋刊誤》；戴震的校勘成果，則體現爲在《四庫全書》館中所修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經注》。在此之後，普通讀者才能够順暢閱讀《水經注》一書。

清代中期以後，還有一些人繼續校勘此書，特別是楊守敬在清末撰著《水經注疏》並編繪《水經注圖》，代表了清代學者研究《水經注》的最高成就。不過，楊守敬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疏釋《水經注》的地理內容，而不是文字校勘，加之所做疏釋內容繁多，對於閱讀利用《水經注》本身的内容來說，未免喧賓奪主，過於累贅，所以，並不適宜用作基本讀本。

爲便利學者，王先謙在清末以戴震校定的殿本爲主，附注朱謀瑋、趙一清校本異文，並將趙氏以別冊附刊的《水經注箋刊誤》散入相關正文之下，於酈氏注文復採用趙一清承自全祖望的區分注中注形式，以醒眉目，另外，還吸收孫星衍校本以及董祐誠、盧文弨、丁履恒、謝鍾英諸人對部分内容的校勘成果，匯爲一編，於光緒十八年秋在長沙思賢講舍刊印，世稱《合校水經注》。王氏作《合校水經注》，雖然並沒有從頭對校酈氏書所有傳世版本，特別是像殘宋本和《永樂大典》本等早期傳本，也沒有能够無所遺缺地匯輯明代以來所有校勘成果，但是却包涵了楊守敬以前最重要的幾種校本，繁簡詳略，恰得其當，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允稱最佳讀本，故刊行後迅即風行於學術界，直到今天，仍沒有同類版本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像《水經注》這樣文字校勘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史籍，最好直接利用王氏原刻本，翻刻重排，難免會發生魯魚豕亥的訛誤，然而，隨着時代變遷，舊本日稀，早已不能存此奢求，替代的辦法，只能是用原本影印。民國年間，中華書局出版《四部備要》，收錄王氏《合校水經注》，用所謂聚珍版鉛字印刷，一九八五年，四川巴蜀書社印行此書，雖然改排印爲影印，却選擇了新化三味書室的翻刻本作爲底本，而沒有采用王氏原本。因此，長久以來，學術界在利用王先謙合校本時，一直沒有理想的印本。有鑒於此，現在我們將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合校水經注》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合校元經

光緒壬辰冬
煥逸賢講舍

御製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踏曩或以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卽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厯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

御製文

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爲賽音河爲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謂熟食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厯鍾峰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厯石槎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槎卽今鍾峰其曰三藏水卽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

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據今考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洹水亦名鮑邱水卽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尙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蔥嶺

御製文

以東之和闡葉爾羌諸水瀦爲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卽元史誤譯爲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敕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溱洧者溱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

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戕載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爲載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爲們催達巴罕之爲大垣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也因命嚮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竝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考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御製文

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爲與安正縣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圍場之海刺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爲名山四泉湧出名都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見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嚮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河流始暢又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爲一河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

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細河自東北來匯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爾圖河合而爲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刺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東南入之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

御製文

四

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爲木蘭圍場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入四旗廳界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名小灤自北來匯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河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爾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嚮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爲

一河注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

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

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

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

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

其水發源圖場內南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

入熱河又四十七里經鳳凰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

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

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

御製文

五

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

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

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

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

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澈河橋澈河自西注之又曲

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恆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

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

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

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

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

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

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灤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

十一里繞雪峰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

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

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

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

名高密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

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為北魏六鎮

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

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

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

御製文

六

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覈之

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

都爾本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

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

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

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

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

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

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細河

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

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白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

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卽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卽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尙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舛尙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陁蓋今喜峰口清陁卽今冷口卽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卽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某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

御製文

七

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綴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卽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濟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

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尙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閒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卽

御製文

八

金史所謂曷里濟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爲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御製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爲固都爾呼河三源匯而爲一卽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鍾峰下一源又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中關東溫泉爲匯之遂有熱河之名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尙有隄以障之時復培塿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宿卽盛漲不爲患其自西來者爲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迹兩

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紅橋轉而南始緣南山溝流入熱河而溝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霍西南諸山水一時並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北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圯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不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惟順其勢而疏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復壅潰爲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蓋是水之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狹溝使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河宜免搏擊之勢適命內

御製文

九

大臣三和御前大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旗營長六百九十餘丈闊皆七丈深隨地形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其河身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授之值俾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六月中告蒧通費內府金一萬三千兩有奇新河既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安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觀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民環集輻輳駢坐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衛士之扈行以逮新舊諸藩之執役者內外咸集以故熱河煙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保聚而安全之者誠爲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遠也繼此之修濬惟勤毋使墮塞實莅斯土者之責可不慎諸惟茲廣仁嶺下爲每年躬返

安輿所必至爰卽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椽以備憩候其前實臨經涂因植碑爲亭記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御製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

御製文

十

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醞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眞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崑侖之語考之於今崑侖當在同部中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崑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爲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崑侖之南折而東復繞崑侖之北諸語夫崑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崑侖在同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崑都倫乃悟崑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

御製文

士

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爲崑都倫卽同部所謂崑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崑都倫河爲同部之崑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蔥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卽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案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同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

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紀所云崑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卽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潄爲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

御製文

士

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河源按語

河源詩別載詩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卽星宿彼

時訛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御製河源簡明語

御製文

古

予旣爲河源詩並按語旣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諭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註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卽星宿海也被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

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爲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爲閻浮提卽華言南瞻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爲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卽我中國爲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爲天竺一大國卽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爲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卽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

御製文

古

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爲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蔥嶺卽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爲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爲溫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爲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莫得而詳焉溫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卽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爲天竺屬而後爲回部屬皆不可知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爲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爲溫

而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識惹曩國之語識惹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卽今蔥嶺而伽濕彌勒亦卽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卽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見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蔥嶺克什米

御製文

五

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爲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幹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幹齊爾圖瑣林者蒙古佛見身說法之中印度益可爲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爲人言更可信元史之謬爲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闕其踳譌如右

御製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蹤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猷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爲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

關也況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坑且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卽今關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

御製文

六

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晷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弗諸書卽源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聚訟膠轕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御製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沅爲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恆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卽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卽

伏于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即

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

處而無定數也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沘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

溫縣是爲濟水應號公臺西南入河復出東出陶邱則今之曹

州又至于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

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

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樂史謂東平濟南

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

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是即今濟水會汶爲大清河入海

之證人但知大清河而不知濟豈誠無濟哉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

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

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

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

總不出數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

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臣紀昀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覈

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考覆奏欽

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

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爲截河南溢者妄僂數三伏三見

者泥不知大清河爲濟水者昧紛糾轆轤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變輅所親見發爲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即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海涵

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傳會而成之萬斛泉原隨地可

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強固偶一發抒遂爲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讀百編

服膺懽忭其儒先眾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于黃

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里溢爲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奇尙書解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爲一

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

則以爲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別也此二說者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身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苟使淄澠既合而爲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澠別其半以爲淄則雖易身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其

御製文

元

味林之奇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榮澤辨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榮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般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榮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沈水自北而來勢銳而流捷衝河衡渡固當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

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概則濟耳 謹按傅寅蓋主程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見禹貢 渭之言雖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流捷能衝河衡渡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

御製文

三

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蒔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于榮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後故兼闕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榮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

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秦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錙指詩大雅觴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潰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鈞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漢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

御製文

三

漢馮翊郃陽縣復有漢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漢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漢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漢地下潛通隨實涌出正與濟水相似謹按胡渭確主軼出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漢潛通涌出理更昭皙脗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爲滎程泰之謂溢爲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爲枯漬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

千古一大快哉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岐說方回陳櫟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

御製

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

御製文

三

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謹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說然又以爲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爲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取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鈞突之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